

知了龟传奇

望岳文丛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张方文 著





作者简介

张方文, 1940 年生于山东省东阿县牛店镇西张村。1960 年毕业于聊城师范学校。1972 年开始业余创作。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文汇》月刊、《山东文学》、《山西文学》、《飞天》、《儿童文学》、《少年文艺》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 100 多篇, 计 150 多万字。另有长篇小说《宏图》(合作)、儿童中篇《官塘之迷》、童话篇《夏天的童话》、《张方文小说选》等书出版。曾多次获奖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聊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东阿县文联副主席。国家二级作家。

目 录

童心不老

——《知了龟传奇》序 姜建国 1

小 说

果果和瓜瓜	3
临时班长	15
假花结的桃子	23
大槐树底下的风	31
王小扣当队长	38
小砖头和他的新发现	45
杏儿又熟了	53
男子汉的故事	59
观察哨	62
红杏飘香	75
官塘上的争斗	85

童 话

夏天的童话	127
知了龟传奇	195
小耗子仙师	222

小 说

果果和瓜瓜

果果和瓜瓜是孪生兄弟，长得一般高矮，一个模样，一同受到爸爸妈妈的喜爱。暑假到了，妈妈托进城办事儿的舅舅带他们到乡下姥姥家去消暑。

姥姥一家热情款待这两个小客人。可新来乍到，谁也分不清谁是瓜瓜，谁是果果。到底舅舅在城里住了几天，他指着瓜瓜告诉姥姥：这是哥哥；指着果果告诉姥姥：这是弟弟。可是果果不服气——他早就不服气啦。他想既然是孪生，就算一般大，分什么哥哥弟弟？应该看谁最聪明、最能干，谁就是哥哥；谁笨蛋，谁松包，谁就是弟弟。可是，爸爸妈妈都说果果是弟弟。果果怎么争也没有用，真不公道。现在舅舅又把爸爸妈妈的偏见告诉了姥姥一家。唉，那……那就看谁最聪明谁最能干吧！

不大一会儿，大家就出不同来啦，瓜瓜对姥姥一家怯怯的，姥姥给他沏上蜜糖水，他也不肯喝。姥爷摸着毛茸茸的小脑袋说：“瓜瓜，出去玩一会儿吧！”他就默默地出去了。

瓜瓜站在院子里，瞅瞅这，看看那，眼睛简直不够使。最后眼光停在枣树下，歪着脑瓜一个劲地打量。姥姥以为外孙馋枣子，就说：“瓜瓜，那枣还不红，青巴蛋儿不好吃！”瓜瓜却摇摇头，疑惑不解地说：“姥姥，为啥上边那几枝枣子稠得挤疙瘩，下边这枝上一个枣子也没有呢？”

果果抢着说：“准是叫坏孩子给偷吃了！”

姥姥说：“不是。咱家不来坏孩子。下边这枝上根本就没有结枣子！”

瓜瓜说：“那为啥呢？”

姥姥回答不出来，笑了：“这个傻瓜瓜，问这个干啥？滚出去玩吧！”瓜瓜不滚，仍旧一个劲地瞅枣树，活象一个小傻瓜。

果果就不同了。他好象跟姥姥一家很熟似的，一会儿搂住了姥爷的大腿，一会儿攀上了舅舅的脖子。看见姥爷要抽烟，他赶紧递过去火柴；听见母鸡在院子里咯嗒，连忙跑出去拾鸡蛋，一双小腿活象安了弹簧，蹦得那个欢。两只眼睛笑得弯弯着，真讨人喜欢。姥姥给他沏了蜜糖水，他说：姥姥，你这蜂蜜甜不甜呀？姥姥打开蜜罐子，又给他加上一勺，说：“你尝尝就知道了！”果果挤眉弄眼地喝着：“真甜，真甜。姥姥好，好姥姥！”喜得姥姥又打开了蜜罐子……

不到天黑，果果就跟街上的孩子混熟了。东邻居二牛，西邻居长顺，南邻居小拴，北邻居大卫，都成了朋友。瓜瓜呢，只站在大门外傻呵呵地往外瞅。果果回来告诉瓜瓜：“二牛比咱大一岁，才上四年级；小拴跟咱一般大，才上三年级；只有长顺棒一点儿，跟咱一样上五年级，可他已经十三了，比咱大两岁呢！他也不会画画儿。《我开火车跑得欢》那支歌他也不会唱，只会唱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。嘻嘻，咱不用怕他们！”

瓜瓜听了，眨巴着眼睛没言语。姥爷在一旁摸着胡子：“果果是个鬼灵精！”

果果得意地说：“真的。妈妈说：憨瓜瓜，灵果果。嘿嘿！”

二

第二天，哗哗地下开了雨，风也挺大。姥姥不允许小哥俩出去玩。瓜瓜就掏出算术和练习本复习功课。果果却缠着姥爷讲故

事。

姥爷的故事不新鲜，果果觉得无聊。他就走到门口往外看，呀！院子成太平洋啦！于是就高兴地喊起来：“瓜瓜，快，咱们做军舰吧！”

瓜瓜也爱做军舰。小哥俩比赛似的忙活起来。果果从背包里掏出一张用过了的晒图纸——这是他缠了爸爸一个晚上得到的——这晒图纸又硬又不透水，蓝色的这面做舰体，白色的这面做炮塔，跟真的军舰一模一样，剩下一块，还可以做快艇，嘿嘿，真棒！

瓜瓜翻着书包失望了，他的画报纸没带来。对果果说：“把你的晒图纸借给我一块吧！”

“咳，你怎么没带来？你不知道伏天会下雨？你不知道姥姥院子里会成太平洋？你呀，你呀，咳！我替你找找看。”果果说着夺过瓜瓜的背包翻了起来。后来干脆来个底朝天，把背包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倒出来翻，“哈，这张旧报纸不正好吗？就用它做吧。反正你会做，用啥纸也行的。”

瓜瓜瞅瞅果果，知道弟弟不肯给晒图纸。咳，算了，就用旧报纸做吧。

“好喽，姥姥你看！”果果已经做好了军舰，用手托着送到了姥姥眼前，“多好呀，象真的一样。姥姥，给它起个名字吧！”

姥姥正忙着搓麻线绳，顾不得细看。就说：“好，好，果果自己起名字。”

果果歪着小脑袋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叫‘雄鹰号’吧，对，军舰叫‘雄鹰’，快艇叫‘海燕’。瓜瓜，你那条叫啥？我一块儿给你起出来吧！嗯，就叫‘铁牛’吧，对，就是‘铁牛’，它跑不太快的！”

铁牛就铁牛，瓜瓜不在乎这名字。三艘舰艇都竣工了，小哥俩一齐跑了出去。

“雄鹰号”先下水，“铁牛号”第二，小“海燕”第三。联合舰队顺着哗哗流淌的积水向院外驶去。还没驶到大门口，“铁牛号”舰舵

里就渗进了水，瓜瓜想把水倒出来，不料刚一伸手，“铁牛号”就烂成了一团。而“雄鹰”和海燕”却乘风破浪一直向外驶去。

“快来看呀！快来看呀！‘雄鹰’和‘海燕’远航啦！”果果站在大门口挺着小肚子喊起来。喊声惊动了半条街，七八个孩子都围上来。不料人多拥挤，雨后的泥地又滑，三岁的女孩儿小花被挤倒了，躺在泥地上嚎起来。参观舰队远航的人顾不得她，仍旧忙着往前挤。瓜瓜只好到泥水地里去拉小花，不料用力过猛，自己也滑倒在泥水里。

吃晌午饭的时候，姥姥一边盛面条，一边絮絮叨叨地评论着小哥俩。得到表扬的自然是果果，因为他那精巧的军舰，受到邻居的赞扬。受到批评的是瓜瓜。因为他太“埋汰”，昨天刚换上的衣服，今儿就糊满了泥巴。姥姥那么忙，还得给他洗。果果一边吃炸酱面，一边偷偷地笑。因为他不仅用两艘舰艇换来了长顺的三只知了，还从长顺那里得到了捉知了的办法：用马尾打个活扣，拴在竹竿上到野外树林里去套。运气好一晌午能套二十多只。傻瓜瓜却一点也不知道。

吃过午饭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金晃晃的太阳洒满了院子，枣树上象是镀了层金。消停了半天的知了，又吱吱地叫起来。果果趁大家不注意，拿了根竹竿溜出去了。大人们干活累，需要歇晌，也都睡了。只剩下瓜瓜在堂屋里。他摘下果果挂在门环上的知了研究起来：为啥这个公的会叫，母的不会叫呢？他把公的拿起来观察了一番，得不到答案，又从姥姥的针线筐里拿了根针，蹲在门口仔细解剖起来。噢，原来这里有两只小喇叭呀！这小喇叭跟收音机上的小喇叭是不是一样呢？这得进一步研究。只听喀嗤一声，一只小喇叭坏了，流出了一股黑水。研究另一只吧，另一只小喇叭也不响了。

这时候，果果撅着嘴，拉着根竹竿满脸沮丧地回来了。原来，他到饲养院去偷马尾，几乎被马踢着。马尾没弄到手，反被饲养员

老耿爷批评了一顿，心中正恼火哩。一见瓜瓜弄坏了他的知了，岂肯甘休，立刻大哭大闹起来。他先用小拳头打了瓜瓜几下，接着就躺在当门不起来了。哭声惊醒了姥姥、姥爷和舅舅，一齐爬起来问原因。等大家弄明白了怎么回事儿时，都异口同声地批评瓜瓜。

瓜瓜挨了打又挨了骂，心中十分委屈，真想大哭一场。又一看果果哭得那样伤心，就忍住了。他象个憨瓜似地愣在那里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想出个办法：从背包里拿出自己最心爱的兔形铅笔刀，赔给了果果，才算平息了这场纠纷。

三

吃过早饭，果果要跟姥爷到大队果园去，瓜瓜也想去。姥爷不让去。因为大队果园有个规定：社员上果园做活儿，不许带孩子。舅舅是队办工厂的业务员，骑自行车进县城联系业务去了。姥姥在生产队里喂猪。一家三口没闲人，谁陪小哥俩玩呢？姥姥说：“你俩跟我到猪场去玩吧！”瓜瓜替姥姥扛着把大镰刀，跟着姥姥走了。果果说跟小朋友有约会，扛上大竹竿也走了。

瓜瓜跟着姥姥刚走出街口，碰上了小拴的奶奶王姥姥。王姥姥正在发愁哩，她说：“看看，这可咋办呐！小拴她姑添喜了，我得瞧瞧去。可明明非跟着我不可。来回十多里路，他走不动啊。这可咋办呢？”姥姥说：“让明明跟瓜瓜玩一天吧！”王姥姥说：“那可好啦！”说着从屁股后边牵出了明明。明明就跟着瓜瓜走了。

晚上，姥姥回来，一个劲地夸瓜瓜。说瓜瓜怎么帮她割猪菜，怎么帮她一勺一勺地添猪食喂小猪，怎么耐心地哄着明明玩……果果听了很不服气，故意向大家炫耀他这一天见到的新鲜事：什么清凉清凉的金马河水、绿茸茸的草地、白雪似的鸭群、轻快得象箭似的放鸭人的小船，还有什么大队鱼塘里碧绿的荷叶，小学校操场上木制的篮球架，大队果园里结了青色的果子的苹果树林……羡慕得瓜瓜伸长了脖子，瞪圆了眼；姥姥不住嘴地夸果果聪明，口齿

伶俐。

这时候，明明拿着一条鲜嫩的黄瓜来约瓜瓜到他家去玩玩。他把黄瓜掰给瓜瓜一大半，却没有理会果果。瓜瓜跟着明明去了。气得果果在后面说：“嘿，憋瓜瓜当上小阿姨啦，憋瓜瓜当上小阿姨啦！哼，玩尿泥去吧，我才不希罕哩！”

瓜瓜在明明家不仅交上了小朋友，还交上了一个大朋友，那是明明他叔——榔头叔。榔头叔是大队植保员，屋子里放满了盆盆罐罐、玻璃瓶、大烧杯，还有鸟笼子。鸟笼里养的不是鸟，是虫虫。有金黄色的，粉嫩色的，豆青色的，赭石色的，还有带花斑的。瓜瓜一进去就不想出来啦。瞅瞅这，看看那，眼睛简直不够使，一个接一个地问为什么，把榔头叔都问住啦。榔头叔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瓜瓜。这几天队里的棉花有落桃的现象，他正连夜进行观察，寻找棉花落桃的原因，研究棉铃虫生长的规律。瓜瓜也要求跟着去观察。榔叔叔立刻就答应了。

晚饭后，瓜瓜提一盏小马灯，跟上榔头叔到村北棉田里去。

彻夜在棉田里观察可是个苦活儿：棉花棵子又高又稠，密密层层，枝叶遮得不透风，蹲在里面又闷又热，根本喘不过气来。呆了不大一会儿，瓜瓜就浑身冒汗啦。小马灯的光又招来了各种各样的虫虫，轮番向人进攻，咬得瓜瓜手上、脸上、脚丫上起了好多小疙瘩，又疼又痒，真不好受。可是瓜瓜忍住了。在城里的时候，他就爱跟爸爸搞良种培育试验。爸爸告诉瓜瓜，要想做成一件大事，就得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和吃大苦、耐大劳的精神。瓜瓜记住了这些话。跟着榔头叔搞科学实验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呀，怕热、怕累、怕虫咬还行吗？

夜深了，露水打湿了棉枝、棉叶，也打湿了瓜瓜的头发和衣服。一阵阵凉爽的夜风吹来，叫人直打呵欠。远一声、近一声的虫鸣变成了催眠曲。瓜瓜的眼皮打架，小脑瓜一个劲地往前栽。咳，真倒霉，一个棉铃虫还没看到就困觉，太没有出息啦。瓜瓜心里警告着

自己，用牙使劲咬嘴唇，两只眼睛一眨不眨，有时还用指甲狠掐大腿，努力不叫自己睡着。可是没有用，瞌睡虫真是厉害，他还是呼的一下睡着啦！

等瓜瓜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啦。他发觉自己挪了地方，躺在一个用秫秸搭成的窝棚里，身上盖着件蓑衣。瓜瓜又后悔又羞惭，自己没给榔头叔帮了忙，反给他添了麻烦，真是没有出息。他爬起来去找榔头检讨，榔头叔反倒夸他有志气哩。瓜瓜心想：到晚上再来，脸上多抹点清凉油，可不能再睡着啦。

吃早饭的时候，姥姥又絮絮叨叨地说开了：一会儿批评瓜瓜不该出去玩儿一夜不回来；一会儿埋怨瓜瓜穿衣服太费，昨天刚换上的衣服又弄得灰眉土眼了。瓜瓜不敢吱声，埋着头只顾喝稀饭。姥姥没提果果，果果却象受到了表扬似的，高兴得直笑，还不住地朝瓜瓜挤眼睛。他的饭碗旁边，放着弹弓和几粒石头子，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。瓜瓜想问问果果，一瞅姥姥的脸色，他赶快又把头埋下去了。

四

姥爷爬高凳子给苹果树绑支架，扭伤了脚，一天到晚躺在炕上。果果寸步不离地陪着姥爷，哪儿也不去。一会儿帮姥爷用细铁丝通旱烟管，一会儿拿过暖水瓶让姥爷喝开水，还问姥爷的脚伤疼不疼，活象个辛勤的小护士。可把姥爷乐坏啦；一会儿掰给果果块甜瓜，一会儿又给果果个火柿子吃。

果果得到姥爷的欢心，就缠着姥爷讲故事。姥爷一口气讲了七、八个，果果还是不满足。姥爷说：“果果，出去玩玩吧。姥爷累啦！”

果果不出去。不是他不想去，是他没地方去。大队果园是个好去处，一行行梨树、苹果树，一溜溜葡萄架，遮天蔽日。阵阵清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，好象一群群小蜜蜂在唱歌。树上一串串果子

把树枝都压弯了。虽然还不熟，吃个解解馋也不错呀！可是果果不敢去。那天他已经去过了，趁果园的人不注意，他用竹竿打下了几个果子尝了尝鲜，却不料被果园的大黄狗看见了，呜的一声朝他扑过来。要不是他跑得快，准得挨咬。过了两天他又去，大黄狗看见他就汪汪，真倒霉。看来果园是不能再去了。金马河边风景也不错，脱了小光腚，跳到河里扎扎猛子、打打狗刨、赶赶白鸭、划划小船，都很惬意。不过，那天果果用泥块打伤了一只鸭子，疼得放鸭的春仙姑姑直掉泪，把果果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再上那儿去是不好意思啦。大队鱼塘也不能去。看鱼塘的白胡子老爷爷太小气，一朵荷花也不让动，一片荷叶也不让掐。说是一朵荷花一只莲，一片荷叶一只藕，掐了就糟踏了。哼，哪有那么严重？大明湖里的荷花我还掐过哩，大队鱼塘有啥了不起？扛上竹竿到村外树上去套知了倒不错，就是缺少马尾。饲养员老耿爷象个黑煞神，动一根马尾就发脾气，好象揪了他的胡须似的。看来，套知了是没有指望了。街道上的小朋友倒不少，可惜他们不放暑假，说是到秋收时才放假哩。除了这些以外，哪里还有好去处呢？没办法，只有在家里听姥爷讲故事啦。

五

吃罢午饭，姥爷把果果和瓜瓜叫到炕前，给他俩布置个任务——种豆角。瓜瓜起初不愿意留在家里，他正跟榔头叔搞着实验哩。后来又想，学学种豆角也好，就答应下来。姥爷跟他们讲了整地、施肥、播种的要求，每人给了一茶碗豆角种子，又说：“你们俩比一比，赛一赛，看谁种得好！”

果果抢着说：“我种得好！”

瓜瓜也说：“我种得好！”

姥爷笑了：“谁也别吹，种起来看！谁种得好，我就奖给谁一个大西瓜！”

小哥俩听了，欢欢喜喜地到后园去了。

这是个只有三分地的小园子，却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：芹菜、大葱一片娇绿，茄子、辣椒果实累累，东边的火柿子正挂着红灯笼，西边的黄瓜架吊满了绿棒槌。畦子整得平平展展，方方正正，苗垅间一棵杂草也没有。看得出种园人手巧又勤快，瓜瓜越看越眼热，暗暗下决心向姥爷学习。

“瓜瓜你看！”果果喊道，“那个火柿子红得快掉下来了，咱把它摘下来吧！”

瓜瓜说：“姥爷知道会骂的。”

“不会，他脚不好，下不来炕。”

“姥姥也会知道的！”

果果没法儿，咽了口唾沫跟瓜瓜来到了菜地最西边要种豆角的地方。果果占了东边的一畦，瓜瓜占了西边的一畦，两人各拿一张铁锨整开了地。

瓜瓜整地很认真，用大铁锨深深地翻，细细地掘，把土坎坷砸得粉粉碎，翻完了又挑上了两筐土杂肥，又用钉耙把畦子耙了个平展展。七月的毒日头晒得他脸上、脊梁上直冒油，他跑回去戴上了姥爷的大草帽，回来又接着干。见畦埂有些低了，又培土加高了一点儿。最后，按姥爷讲的要求，一墩一墩把豆角种子按下去。

果果干得也很认真，也用大铁锨深深地翻、细细地掘，把土坷垃砸得粉粉碎。可是，没隔多久，他口渴了，跑回前院去喝水；刚翻完小半畦地，又不耐热，躲到大槐树底下歇凉去了。瓜瓜把大草帽让给他，他嫌大草帽土里土气不好看，一下子扔在湿地上。瓜瓜把地整完了，果果还差一大截没翻哩。瓜瓜说：“我帮你翻吧！”果果说：“不用你。我得了大西瓜算谁的？”说着又跑回屋跟姥爷要甜瓜吃去了。

瓜瓜种完豆角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，就戴着姥爷的大草帽上棉田里去找榔头叔搞实验去了。剩下果果一个人在后园里，这下子

他可高兴了。先偷吃了三个火柿子，又偷吃了两根嫩黄瓜，撑得小肚皮溜溜圆，憋得不住地嘿嘿笑：“憋瓜瓜，憋瓜瓜，不吃不喝的小傻瓜！”

吃饱了，乐够了，太阳眼看快落了，果果才想起种豆角。他急急忙忙地翻，慌慌失失地耙，畦子搞得象鸡刨窝。他想：要吃大西瓜得动脑筋，想点儿窍门才行。光凭笨力气难赢瓜瓜。他歪着小脑袋寻思了一阵，想出了个好主意：把豆角种子种浅点儿，保险出土快，长得早，多结豆角，压倒憋瓜瓜。想着想着，果果嘿嘿笑起来，好象那个大西瓜已经是他的啦！

六

“姥爷，快去看看吧，”果果从后园里跑进堂屋眉开眼笑地说，“我种的豆角冒芽啦！”

“不准吧，”姥爷不相信，“才种上不到两天呀！”

“真的，谁哄你是小狗！”

“噢，那好那好。”

过了一天，果果又从后园跑回来说“姥爷，我种的豆角出苗一大片啦！”

姥爷说：“你种的太浅了吧？”

“不浅不浅，是瓜瓜种得太深啦！他那畦一棵苗还没出哩！”

“噢？姥爷心里纳闷，很想去看看，就是下不来炕。还是过几天再说吧。”

“姥爷，你啥时候去买大西瓜呀？”

“嗨嗨，你是忘不了吃呀！”姥爷摸着胡子笑了，“就买就买。队里的西瓜开了园，一人给你们买个沙瓤的！”

“不，不能给瓜瓜买。他种的豆角不出苗，鬼知道他把豆角种子种到哪儿去啦！”

姥爷的脚老是不好，不能到后园去评论胜败，可把果果给急死

啦。他着急了两天,到了第三天,他就把豆角忘了,又爱上了二牛家的小黑狗,一天到晚唤着它满世界跑。

瓜瓜可没有忘。他隔两天去一次后园,替豆角儿松松土、浇浇水,把杂草拔得干干净净。小豆苗儿越长越欢势,一棵一棵朝着瓜瓜笑哩。

过了几天,姥爷的脚好了,拄着拐杖来来到后园里。恰巧果果唤着二牛家的小黑狗也跑来了,就拉着姥爷的手到菜地最西边去裁判。他想:这回大西瓜稳拿了。就说:“东边那畦是我的,西边那畦是瓜瓜的,你可不要弄错呀!”

走到豆角畦子跟前一一看,果果不由得愣住了:瓜瓜那畦,一墩墩茁壮的豆苗儿长得绿油油、齐崭崭,在灿烂阳光下,在和煦的微风中,正欢欢势势地生长;自己那畦呢,坑坑洼洼的土地上,没有一棵豆苗儿,只有长短不齐的一丛丛杂草。原来果果的地翻得不透,又种得太浅,豆角发芽以后,根扎不下去,不能吸收土地的养分,又没有及时浇水,表土干了,苗苗就枯死了。果果越看越难过,咧开了小嘴“哇”的一声哭开了。

忽然,前院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,瓜瓜戴着姥爷的大草帽跑回后园来了。后面跑着身材高大的榔头叔,他手里捧着一张大奖状,嘴里喊着:“瓜瓜,别跑,别跑。给你,给你呀!”

瓜瓜仍旧跑得飞快,一直跑到姥爷跟前,又藏到姥爷的身后。榔头叔对姥爷说:“瓜瓜帮助队里搞科研,出了不少力。团支部决定奖给他一张大奖状,托我送来了。瓜瓜害羞,就是不肯要。你老人家就替他收起来吧!”

果果哭得更厉害了。姥爷一手接过奖状,一手摸着果果的小脑瓜说:“地是一样的,阳光是一样的,这一畦里长满了壮壮实实的豆苗,那一畦里就长满了荒草,孩子,这是个教训啊!”

瓜瓜觉得果果哭得怪可怜,就走过来,拉着果果的手说:“果果,别哭。季节还不晚。咱重新整地,重新下种,还来得及的!”

果果这才不哭了。小哥俩一人拿张大铁锨，在那畦空地上干起来了。这回果果干得特别带劲，瓜瓜干得更欢。姥爷和榔头叔看着小哥俩的劲头，不由得笑了。

原载 1978 年 6 月号《人民文学》